

[日] 吉田修一 著

YOSHIDA SHUICHI

岳远坤 译

真島 美月

まじまみつき

長崎県



真島 朋生

まじまともき

長崎県



カニ

蟹

へいせいさるかにかっせんず

平成猿蟹合戦图

東京

いわぶちともか

岩渕 友香



はまもとしゅんぺい

秋田県

浜本 純平



大阪

やましたみき

山下 美姫



猿

みなとけいじ

湊 圭司



秋田県

そのゆうこ

園 夕子



秋田県

サル

のさわ

奥野 サワ

秋田県

kani Kassenzu

文景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Horizon

平成猿蟹 合战图

吉田修一

著

透沅坤

译

文
景

Horizon

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

平成猿蟹合战图

[日] 吉田修一 著 岳远坤 译

出品人：姚映然
责任编辑：廖 婧
封面设计：@broussaille私制
版式设计：阿克晨

出品：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(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)
出版发行：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印刷：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制版：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开本：890mm×1240mm 1/32
印张：12.75 字数：295,800 插页：2
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
定价：45.00元
ISBN：978-7-208-14749-2 / I · 166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平成猿蟹合战图 / (日) 吉田修一著；岳远坤译

—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7

ISBN 978-7-208-14749-2

I. ①平… II. ①吉… ②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07729号

本书如有印装错误，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-52187586

目系 | Horizon

第一幕

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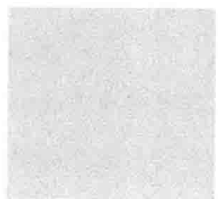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幕

137

第三幕

273

第一幕



第一景

真岛美月避开室外机的热风，蜷缩着坐在台阶上。商住两用楼之间的两台空调室外机源源不断地冒出热风。在美月腿上哭闹的婴儿终于平静下来，热风直接吹到美月的后背，她腋下积攒的汗水一下子流到乳房下方。汗水从全身冒了出来，连抱着孩子的胳膊都变得湿漉漉的。美月温柔地将婴儿被汗水打湿的额发捋上去，婴儿好奇地望着她的指尖。

美月坐在中式按摩店“夜来香”和夜总会“CELL”的招牌之间的夹缝里。谁都以为没人会待在这种地方吧，她已经坐在这里休息了将近二十分钟，仍没有人注意到她。

这里路上的行人并不少，虽然不在歌舞伎町的大路上，要从那里拐过两个胡同才能到，但是依然有很多空出租车不停地从眼前驶过，还有一些醉酒的客人或女招待路过，差点踢翻“夜来香”的招牌。

出租车在狭窄的小路上缓缓前行。发动机的声音、喇叭声、醉酒客人和女招待的笑声、附近酒吧传来的大音量的音乐声，与身后室外机的声音混杂在一起。美月却反而感觉周围鸦雀无声。

在“朱薇尔”，音量大小是固定的。旁边公寓的居民来抱怨过好几次，说俺们卡拉OK的声音太大。所以，治美妈妈桑就在音量控制按钮上贴上胶带，防止客人调大音量。

美月想起酒吧开门前，治美妈妈桑总要蹲在大型卡拉OK机前，一遍遍地贴透明胶带。想到这里，美月不禁有些怀念，脸上泛起微笑。

美月离开长崎的五岛福江岛，已经是前天的事了。刚从岛上离开三天，却感觉好像有半年没见妈妈桑了。高一退学后的这三年时间里，每天晚上在酒吧里都能见面，也难怪刚一离开就开始思念。尤其是妈妈桑的声音，真是太令人怀念。——“哎，美月，亦竹酒还有剩吗？”

她突然感觉到一道视线，抬起头来，发现停在前边的出租车后座上坐着的中年男人，正紧紧地盯着蹲在招牌之间的自己。美月护住孩子，挡住了那道视线。室外机的热气一下子吹到脸上，孩子哭闹起来。幸好出租车很快便开了起来。美月向孩子说着“对不起，对不起”，又将湿漉漉的后背转向室外机。

两天前，坐上早晨七点三十分从福江港口出发的波音水翼船，首先到了长崎港。水翼船的船票比渡轮贵，原本美月是想尽量节省开支的，但妈妈桑说，小孩要是晕船就麻烦了。于是，美月就老实地听从了妈妈桑的忠告。其实，她原本也想体验一次水翼船。

父母身体都还好的时候，美月去过长崎很多次。在大商场里买过东西，在中华街吃过什锦面，还坐过一次缆车，看了长崎的夜景。

美月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，母亲咲惠去世了。母亲原本肝就不好。去世前半年她独自离开小岛，住进长崎的大学附属医院，病情突然恶化。那年暑假美月去探望母亲，没想到竟成了永别。当时，咲惠的身体状况应该已经很糟糕了，但她仍旧为前来探病的女儿，偷偷地跑出病房，在附近的咖啡馆买了草莓芭菲。

母亲住院后，美月和在福江岛上开出租车的父亲一起生活。咲惠去世后，年幼的美月承担起所有家务。父亲由和对待工作一丝不苟，可一到休息日就泡在小钢珠店。

母亲去世后，美月只离开过小岛两次。一次是上小学的时候，

学校里组织修学旅行，去熊本的阿苏。第二次是上初中的时候，也是修学旅行，去的是京都。

美月之所以高中辍学，有经济方面的原因，但归根结底，主要还是因为她压根儿就不喜欢学习。她上的那所高中，虽然是一所县立高中，但一个年级的学生总共也就四十名左右。正因为学校太小，所以其中若是有一个学生学习跟不上，就会特别显眼。

美月高中辍学后，马上去了位于岛上最繁华地段荣町的酒吧“朱薇尔”工作。当然，以前没做过女招待，一开始总归有些担心。但那里的妈妈桑石野治美是母亲咲惠的发小，美月从小就认识。咲惠去世之后，妈妈桑也总是事事帮衬美月，所以她很快便适应了那里的工作。

其实，也可以说美月之所以下定决心退学，就是因为已经打定主意去“朱薇尔”工作。当然，她事先找妈妈桑商量过。起初妈妈桑劝她说：好不容易考上了高中，好歹撑到高中毕业吧。但是，当美月一脸满不在乎的样子将惨不忍睹的成绩单拿给妈妈桑看过后，妈妈桑也不再说什么了。

其实，即便高中辍了学，只要留在岛上，也找不到什么好工作。美月不忍心将父亲一个人丢在岛上。而且，她既没有勇气也没有意愿离开这座小岛，去外面闯荡。

当时，美月朦朦胧胧地开始在心中描绘自己的未来。在酒吧工作期间，说不定能遇到一个好人。那个人若是这座岛上的人就最好了，如果是长崎或者福冈的人也没关系。并没有觉得一定要什么样的人才好。父亲相对比较朴实，所以只要不是那种爱打人耍酒疯的男人就没有关系。那个人要对自己好，好好工作。而且，还有一点，就是那个人一定要对他们将来生的孩子好。她觉得自己某一天

会在“朱薇尔”遇到这样一个人。

前天早晨，水翼船抵达长崎港。美月先给孩子换了尿布。在游艇乘船口的卫生间给孩子换尿布时，打扫卫生的阿姨看着美月手戴塑胶手套换着尿布，一脸羡慕地说：“哎呀，这孩子长得真俊。要不是在打扫卫生，俺真想抱抱他哩。”

然后，她又伸头瞧了一眼脱掉尿布的婴儿，问道：“男孩？”美月“嗯”了一声，迅速地为婴儿擦了屁股。

在船上，瑛太一次都没有哭。他一直伸着手，想要去抓跟着船一起飞过来的海鸥。

“小、海、鸥。”

美月慢慢地告诉孩子这种鸟儿的名字。

从长崎港的汽车站开往博多的高速巴士，两个小时左右即可抵达。巴士虽然满员，但座位宽敞舒适，即便抱着瑛太也不感觉憋屈。旁边坐着一个与美月年纪相仿的女孩。原本想问一下她从终点站西铁天神汽车总站到中洲怎么走，但是见那个女孩一上车便拿出一本看起来很深奥的书读了起来，结果到最后美月也没敢开口跟她说话。

瑛太在汽车上也没有哭，原本美月最担心的是万一瑛太在满员的汽车上哭起来该如何是好。汽车抵达西铁天神汽车总站的时候已经下午一点多了。听说朋生打工的那家牛郎店从夜里八点开始营业，所以即便朋生提早到店里上班，也还要等七个多小时。

想到要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待上七个小时，美月就已经感到身心俱疲，这才想起自己早晨只吃了一个饭团。

爸爸有没有好好吃午饭呢。说在营业所的食堂吃，到最后肯定还是回家吃。啊，忘了把青花鱼块拿出来。味噌汤要热热喝了

啊。俺好不容易做的。

美月担心父亲吃饭问题的时候，自己的肚子也咕噜噜叫了起来。

走出汽车总站，她想找一个可以大大方方进去吃饭的小饭馆。但商场林立的大街上，每家餐馆看起来都很贵。到了一天中最热的时候，汗水很快从被汽车空调吹凉的身体中喷涌出来。美月拿着一一条印有米老鼠花纹的新毛巾，不停地擦着脖子和手腕。

现在正好是午饭时间，巷子里的所有餐馆都挤满了人。虽然也找到一家看起来很好吃的意大利面餐厅，但是看到颇有情调的餐厅里都是年轻女孩结伴用餐，而自己一个人还带着孩子，就有些不好意思进去了。

最后，美月实在饿得厉害，终于决定去麦当劳。这里的点餐台前面也排了长队，幸好遇到一个好心的店员。那个女孩见美月一边抱着孩子一边拿餐盘，便帮她将餐盘送到靠窗的桌子上。

“几个月啦？”

触到瑛太手指的年轻店员问道。

“马上就六个月了。”美月回答。

嗓子干得厉害，喝了一口香草奶昔，感觉美味极了。由于从早晨就一直紧绷着神经，吃了吉士汉堡后突然有些发困。

通过岛上的旅行社预订的商务旅馆与这家麦当劳近在咫尺。办完入住手续后，走进房间。房间很小，窗外紧邻另一栋楼的墙。但是，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终于可以不用再介意别人的眼光，美月喂瑛太吃完奶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

朋生打工的那家牛郎店“DEEP”位于中洲运河沿岸一栋商业大楼的六层。美月一手抱着瑛太一手拿着地图，好不容易找到那里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。然而，大老远找来的美月原本

以为自己终于能见到朝思暮想的丈夫，可她的期望却被无情地打破。

美月战战兢兢地推开牛郎店厚实的大门。光线昏暗的店里站着一个半裸的年轻男人，冷生生地说道：“还没开门呢。”美月慌忙解释：“你好，我来找真岛朋生……”男人一边穿衬衣，一边走了过来，直瞪瞪地看着美月怀中的瑛太。

“请问，真岛……”美月重复道。

“哦，朋生啊，已经不在这里了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你是朋生的……”

“我是他太太。”

“啊？……啊？”

这个皮肤白皙、看上去病恹恹的男人左右打量着美月和瑛太。

这个自称冈田的男人与朋生同岁，两人关系似乎不错。据他说，朋生大概在三个月前离开了这里。“店长他们都不知道呢。这小子去东京牛郎店打工去了。”男人告诉她歌舞伎町一家店的名字。

男人又问了她几次是否真的和朋生结了婚。每次美月都点头说“是”，但他好像始终无法相信。

美月已经一个月没有朋生的消息了。他刚离开海岛到博多的这家牛郎店上班的时候，三天两头打电话回来，向美月炫耀，比如店里生意多么好，今天又赚了多少钱……但是，没有任何征兆，就突然不打电话回来了。因为手机还是通的，所以美月仍旧每天给他发送瑛太的照片。起初以为他只是太忙，没想太多，但一周两周过去后，便逐渐担心起来。美月与住在一起的父亲商量，谁知父亲根本不理，只说道：“别那么大惊小怪的，马上就会跟你联系啦。”朋生

离开海岛，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不愿跟父亲住在一起，因此美月也没法指望父亲给自己出主意。而且，“朱薇尔”的治美妈妈桑也说些让人费解的话：“我听说朋生要去福冈的时候，就有不祥的预感啦。”不管是父亲还是治美妈妈桑，都总是只看到朋生的缺点，对他的优点视而不见。

由于下周为瑛太预约了疫苗接种，所以美月等了一周，然后才去了福冈。她总觉得朋生或许是病倒了，正在牛郎店提供的高级公寓里卧床不起。

美月决定在博多的商务酒店住一晚，第二天早晨去东京找朋生。她不知道朋生为什么一声不响地就消失了，忍不住思考其中缘故，但想了半天后，又开始觉得朋生或许是想在东京安顿下来后再与自己联系，反正只要明天见到朋生就真相大白了，便看着怀中熟睡的瑛太，自己也睡着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一家邮政银行，取了五万日元，坐上了从博多开往东京的新干线。美月当年修学旅行时曾坐过一次新干线，那之后就再也没坐过。瑛太大概是因为耳鸣，一反常态地哭个不停，美月只好一直抱着他站在车厢与车厢的连廊处。

美月有生以来第一次到东京。在新干线的站台上，与年轻的搞笑艺人擦肩而过。她虽然没有特别喜欢那个人，但感觉真人比电视上还要帅好几倍。仅仅如此，美月就欢欣鼓舞起来，想着回去跟治美妈妈桑和“朱薇尔”的客人们炫耀一下。

她知道朋生上班的那家店的地址。这时，她又觉得明天去见他也无妨，便径直去了迪士尼乐园。或许在她决定到东京来找朋生的那一瞬间，内心深处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打算。

这一天，她抱着瑛太，在迪士尼乐园一直玩到关门。起初觉得

有些奢侈，但“难得来一次”的想法更强烈，便住进了附近的一家酒店。第二天又到迪士尼乐园玩了一天，然后才来到歌舞伎町。而现在，她在歌舞伎町的一隅，坐在中式按摩店和夜总会的招牌之间，等着朋生工作的那家店开门营业，竟觉得在迪士尼度过的两天时间仿佛只是一瞬间。

晚上九点后，歌舞伎町大街上的行人更多了。怀中熟睡的瑛太很沉。对面的大楼里，顶着时尚发型的女招待捏着长礼服的下摆，乘上灯光炫目的电梯。朋生上班的那家“西昂”牛郎店就在那栋大楼的三层。刚才美月到电梯间确认了一下，看到店里的招牌上挂着朋生的照片，上面写着他的花名“龙也”。

美月在招牌间站了起来。

俺要是说去迪士尼乐园了，朋生会不会生气呢？要不就不跟他说了。要是朋生问俺，你想去哪里啊？俺就说想去迪士尼乐园。嗯，好主意！要是和朋生、瑛太一家三口一起去，一定更好玩儿！

美月把沉甸甸的瑛太抱好，朝对面的大楼迈开步子，脸上不由得绽放出开心的笑容。

走出四楼电梯，滨本纯平又听到婴儿的哭声。迈起步子就几乎听不到那微弱的声音，但停下脚步却仍能听到。刚才他准备去店里的专属停车场为客人取车，在等电梯的时候也听到了哭声，当时他以为是幻听。车主是妈妈桑的旧相识玄老板，在板桥经营一家纺织工厂。他的公司经营的品牌很有名，就连纯平也知道。虽然最近他经常在店里抱怨公司的生意不景气，但妈妈桑却说：“可是您还带这

么多客户来咱家喝酒，说明越南分工厂的生意不错啊。”

的确如妈妈桑所说。纯平在停车场为玄老板停好车，将车钥匙交给他时，他一脸高兴地说着“哦，你小子还在这儿干呢”，大方地给了纯平五千日元小费。

“……你帮我妈妈桑看紧喽。我现在公司生意不好，万一这时候她跟别人跑了，之前我花在她身上的钱就全都打水漂了。”

玄老板身材魁梧，笑声爽朗，即便在纯平看来，也是一个充满自信的男人。

纯平开始在这家歌舞伎町的韩国俱乐部“兰”打杂，已有将近半年的时间。他虽然以这里的保镖自居，但实际上既当服务生，也会去接送常客和女招待，紧急情况下还会被安排去采购。这个俱乐部的妈妈桑是他以前工作的那个酒吧的常客。那时妈妈桑每天下班后会到那里喝一杯马天尼鸡尾酒。也没有特别说过什么话，不知为何妈妈桑看中了他，向他发出邀请：“最近我店里有个服务生辞职了。我出两倍的时薪，去我那里上班吧。”

纯平老实告诉妈妈桑，自己并不想学调酒当什么出色的调酒师，当然也并不想像漫画里描绘的那样要在这个歌舞伎町出人头地。结果，妈妈却说：“要是有什么歪心野心，反而不好使唤。”原来，之前在她店里上班的一个服务生是她一个远房亲戚介绍过来的，那个小伙子总是想方设法讨好客人，想着自己捞一笔。

“可韩国话我一句也不会说啊。”纯平说。

“那总比会说韩国话，勾搭我家的女孩好啊。”

于是，事情很快就敲定了。

纯平下了电梯，停下脚步，依然能听到婴儿的哭声。四楼有“兰”和另外一家俱乐部，里面传来卡拉OK的声音和其他各种杂

音。纯平竖起耳朵，婴儿的哭声夹杂在这些声音当中，听得越发清晰。

纯平走近电梯旁的安全通道口，将耳朵贴在门上，声音更清晰了。

门外是随处可见的商住两用楼的疏散楼梯。纯平打开门，夜晚闷湿的空气瞬间扑面而来。

“啊……”

从门缝里探出头去的纯平惊叫了一声。原来，一个女子抱着婴儿坐在他面前的楼梯上。

这场景过于奇异，纯平几乎是无意识地问道：“怎……怎么啦？”

女子不知为何盯着纯平握住的门把，小声道歉：“对不起……”腿上刚刚停止哭泣的婴儿，又突然大声哭了起来。

“哎，不用道歉的。”纯平试图盖过婴儿的哭声，大声说道。

“我来找我先生的。听说他在这里上班。可是，店里的人却说他不在了，已经辞职了。我没想到他已经走了，不知道怎么办。我想在这里休息一下，想想法子。我会马上下去的。”

女子大概是看到纯平看婴儿的眼神很温柔，突然打开了话匣子。

“先生？你说的这里是指哪里？”

纯平打断女子的话，问道。

“就是三楼的‘西昂’。”女子指着脚下。纯平的视线也跟着她的手指投向她的脚下。

“‘西昂’是一家牛郎店啊。你先生在那里上班？”

“嗯……啊，可人家说他已经不在那里了。”

“先不说这个。他辞职了，你都不知道吗？或者说，你都不知